

目 录

沼地木屋	金 涛(1)
月光岛	金 涛(58)
马里兰警长探案	金 涛(102)
霹雳贝贝	张之路(145)
魔鬼星林	陈 超(173)

沼地木屋

(一)

江城的郊外，是一片“夏天水汪汪、冬天枯草黄”的沼泽地。当初制定城市规划时，北京来的一位颇有名望的生态学家极力主张，这块方圆十几公里的沼泽是地球北温带罕见的保持原始生态的沼泽，植物种类繁多，又是候鸟孵雏的栖息之地，应当保护下来，以便从事科学研究。于是，这一片荒凉的沼泽从此辟为自然保护区，在国内还有点名气。

初冬的一个黄昏，快下班了。江城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到报警电话。一个开卡车的外地司机路经沼地保护区，突然发现公路上躺着一具尸体。这时天黑下来了，公路上没有什么来往车辆，附近也没个人影。卡车司机停车熄火，用驾驶室的电话向公安局立即报案。

我们的故事是从这次报案开始的。公安局的老侦察员罗新民和他的助手梅志雄接到报案电话，不敢怠慢，立即携带了激光手枪和一些侦破工具，冲出了公安局大楼。

警车像离弦的箭，尖声吼叫，穿过拥挤的大街，向郊外急驰……

半个小时后，他们到了接近5号公路桥不远的地方。

前面，约模一百来米远的公路上，两道雪亮的灯柱像黑暗中野兽的两只大眼睛，直瞪瞪地射来。罗新民轻轻地说了声“到了”，警车立即放慢了速度。

几乎同时，从对面的卡车驾驶室里跳出了报案的司机。他斜穿公路，迎上前来，同走出警车的罗新民和梅志雄握了握手。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罗新民问。

卡车司机用手指了指公路右侧，那里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。

“我没有动，在这段时间，没有一辆车子经过……”卡车司机尾随在他俩后面，解释道。

罗新民缄默不语，大步流星地朝公路右侧走去。

这时天色完全黑下来了。公路两旁荒无人烟的沼地，升腾起灰蒙蒙的浓烟般的冷雾，使人无从窥视它到底有多深多远。四周静极了，静得像座坟地，偶而掠过一阵阴森森的旋风，沼地深处即刻发出悉悉嗦嗦的怪声，像鬼哭狼嚎似的。不过当你侧耳聆听时，一切又归于沉寂了。

梅志雄抢先几步，上前用红外摄影机拍下现场。接着他拧开强光源的电筒，一道白色光柱扫开了夜色，把地上的死者照得清清楚楚。

死者是个约模五十来岁的男人，他身長一米六五光景，体

型矮胖，头顶微秃，衣着的质料和样式都很考究。他的右耳斜挂着副玳瑁框的金丝眼镜，一顶水獭皮帽滚落在离他的右手大约两米远的地上。他的手腕上戴了一只昂贵的火星Ⅲ型原子表。除此之外，死者身上搜出的东西并不多，除了一包香烟，一只打火机，再就是一张揉皱的报纸。

奇怪的是，死者的身上并没有留下丝毫枪击或者殴打过的痕迹，也排除了拦路抢劫的可能性。会不会是突然暴死呢？在荒凉的郊外，即使不是致命的死因，也会因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造成死亡……

罗新民一动不动地托腮沉思，脑海里翻来复去地作出种种推测。

“你瞧，他的脸色多难看！”梅志雄喊道，他也发现这个人临死前留下的表情有些异常。

这是一张受到极度惊骇的面孔。两眼暴突，流露出恐怖的神色；那张不太美观的咧开的大嘴，歪向一边，好像喉管仍在发出惊呼的余音。脸颊肌肉抽搐，面容完全变形，使人感到狰狞可怕。罗新民的目光在这副令人作呕的尊容上停留了几秒钟，便扭过脸吩咐梅志雄把车子开过来，决定把尸体运回去再说。

罗新民这时才腾出功夫和卡车司机谈话。当他确信对方仅仅是偶尔路过，并没有其他嫌疑时，便告诉他已经没事，可以走了。

梅志雄走向警车，先把摄影机放进驾驶室，接着绕到后面，用钥匙打开后车门，那是和驾驶室隔开的空间，他打算在

这里安置尸体。他刚把车门打开一条窄缝，蓦地，一个黑影迎面窜了出来。梅志雄一惊，右手掏出大衣兜里的激光手枪，另一只手朝那个黑乎乎的东西猛地抓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个黑影急忙闪开，却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……

梅志雄“砰”的一声关上车门，等他看清前面是个四条腿的怪物时，转怒为喜，高兴地叫了一声：“黑旋风——”

“黑旋风”是只训练有素的爱尔兰纯种警犬，身躯高大，四腿细长，浑身黑油油的，找不出一根杂毛。它的奔跑速度惊人，一次追捕越狱的罪犯，它居然和奔驰的汽车竞赛了两个小时，终于把企图越境的罪犯擒拿归案……

罗新民对“黑旋风”不请自来十分高兴。远远地，罗新民就亲热地唤了几声。

“快，伙伴，靠你大显身手了。”罗新民连声唤道，仿佛“黑旋风”真能懂他的话似的。

“黑旋风”四蹄腾空地朝前奔去。说也奇怪，当它快要接近公路上的尸体时，好像变得胆怯起来。警犬蹲伏下来，竖起耳朵，闪着绿光的眼睛不安地注视着前方，嘴里发出“呼噜、呼噜”的响声。罗新民纳闷地顺着警犬的目光望去，前面除了那具僵死的尸体，并没有任何东西。

“也许警犬嗅着了什么特殊的气味？”罗新民的脑子里迅速转过这个念头。

这时，梅志雄把警车开了过来，车灯发出的灯光照亮了路旁的林荫树和一堆枯黄的草丛。罗新民挥挥手，示意车子停下，就在这一刹那，“黑旋风”狂吠一声，像是发现敌情似地一

跃而起，飞也似地猛扑过去……

“黑旋风”从那具尸体上一跃而过，斜穿公路，一头钻进路旁大树下的灌木丛里。它的两条前腿在草丛里迅速刨动，当罗新民赶到时，警犬的嘴里叼上了一件东西。

罗新民即刻用电筒照着，原来是一只老式的皮包，是用名贵的鳄鱼皮制作的。打开皮包照了照，奇怪，里面却空无一物。

“这是谁的皮包？为什么里面是空的？是不是有人把里面的东西取走了？这个皮包和公路上的尸体有没有关连？……”一连串问题涌上罗新民的脑子。

不管怎样，这个皮包是个相当重要的线索。

罗新民挽起“黑旋风”脖子上的铁链，电筒的白光向四处照射。但是，“黑旋风”却不听主人指挥，它显得烦躁不安，当罗新民费劲地拽住它时，警犬似要挣脱铁链，不安地狂跳起来，不断发出示威性的吠声。罗新民隐隐约约觉得在他的附近，也许就在黑暗笼罩下的沼地里潜伏着危险。想到这里，他连忙回头，想和梅志雄说点什么，就在这时，“黑旋风”猛地挣脱了铁链，一阵风似的朝沼地奔去。

罗新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上。他顾不上和梅志雄多说，连忙朝警犬奔去的方向，撒开两腿紧紧追上……

公路上只剩下梅志雄孤零零一个人了。他刚把那具尸体搬进车内，发现罗新民连影子也看不见了。

梅志雄立即开动警车，沿着公路追了上去。驾驶室的报话器传来罗新民急促的喘息声，夹杂着“黑旋风”时高时低的狺狺声。梅志雄虽然看不见他们，但完全可以想象老罗在沼地里

追捕的情景。他亢奋起来，渴望投入战斗的冲动难以遏止。当警车开到5号公路桥上时，报话器传来一声惊叫：

“脚印！”

这是罗新民的自言自语，在梅志雄听来，这叫声比冲锋号还要嘹亮。他记不清自己是怎样一下子弹出驾驶室，又是如何跳下桥基旁的陡岸的。双脚刚刚落在河岸，没等脚跟站稳，他就撒开双腿飞也似地奔向前面的芦苇丛。罗新民就在那里。

“老罗，有什么情况？”梅志雄急促地问。

罗新民的身体稍稍动弹了一下，他仍旧望着地下，好像没有听见似的。梅志雄见他全神贯注，悄声绕到他的背后。

果然，沙地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脚印。脚印是朝着前面的小河走去的，但是脚印在沙地上仅仅留下一个浅浅的凹坑，便消失了。显然，凶手——如果这确是凶手脚印的话——早已涉水过河，逃到对岸的沼地里了。

“黑旋风”这时也踟蹰在河边，呆呆地望着黑浪跳动的河水，不知如何是好……

“摄影机……”罗新民侧过脸，把左手伸了过来。

梅志雄难为情地耸耸肩膀，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。匆忙中他什么也没有带，摄影机还撂在车子里。

没有料到，这个小小过失却招来罗新民的大怒。他跳了起来，手指头几乎戳着梅志雄的鼻尖，气急败坏地指责道：
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不……不锁车……”

在梅志雄的印象里，罗新民这样大发雷霆还是第一次。

梅志雄一时像“丈二金刚——摸不着头脑”，他弄不清什

么事惹得罗新民大动肝火，“汽车锁不锁又怎么啦？”他想，却没有说出来。

但是，他很快发觉自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。因为罗新民话音未了，立即把右手伸进大衣里面，也许是因为过分焦急，他的动作反而变得迟钝起来，罗新民恼怒地使劲一拽，只听见“嘶拉”一声，大衣的一块绸里子连同一个盒子大小的微型报话机同时拽了出来。

梅志雄顿时脸色煞白。他分明听见，微型报话机里发出了异样的声响，那是汽车发动机的声音。

罗新民顾不上多加责备，望着满脸窘色的梅志雄，气急败坏地说：

“你……你还愣着干什么，还不赶快追！”他跺着脚吼了起来。

已经晚了。当他们向五号公路桥飞奔而去时，停在桥头的那辆BK—37型警车，就像被鬼魂操纵了似的，在他们眼前一闪而过。他们还没有辨出警车的去向，一切又归于沉寂了。

在荒凉的桥头上，现在只剩下两个垂头丧气的警察，加上一只无精打采的警犬了。

罗新民的报话机也坏了，无法和局里取得联系。他和梅志雄检查了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，除了手枪、一柄匕首和高能电筒，只有刚捡到的一个空皮包，还有死者身上搜出的一张皱巴巴的报纸。

好半天，俩人站在那里发愣，都在琢磨下一步该咋办？谁也不愿打破眼前的尴尬。

梅志雄漫不经心地将那张揉皱的报纸摊平，借电筒的光亮从一版翻到后面的四版。

罗新民点起一只烟，探头朝报纸瞄了一眼，发现这是当地的《江城日报》，是半个月前的。

蓦地，他从梅志雄手里夺过报纸，目光凝集在四版右下角。那里有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招聘启事，内容是本市西郊的沼地自然保护区欲招聘一名男性管理员，年龄不限，要求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，身体健康……等等。不知是谁还用红铅笔将这则启事圈了出来。

罗新民的眉头皱了起来。他琢磨，死者身上为什么有这张过期的报纸？这是偶然的吗？他对沼地自然保护区招聘管理员为什么感兴趣？他为何独自跑到荒凉的沼地来？是谁加害于他？又是谁抢走警车？为什么要把尸体劫走？还有，河滩上的很大脚印是谁的？脚印那么大，可是在沙地上留下的印痕却很浅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……这些问题，罗新民一时还难于弄清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把报纸折好，重新放进大衣口袋里。

“走，到那边去！”他指着月光下一片浑浑沌沌的沼地，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。

(二)

他们在沼地上跌跌撞撞瞎转了老半天，终于迷路了。

“糟糕，又起雾了。”罗新民吃力地搀扶着脚脖子扭伤的梅志雄，抬头看了看被浓雾遮住的铅灰色的夜空，心里不禁一

惊。

他手搭在眉突四下张望，虽然他的视力极佳，但是像航行在大雾弥漫的海洋中的船只，此刻他不仅无法辨别东南西北，甚至连十步远以外的景物也看不大清了。

浓烟般的大雾在他们的身体周围愈聚愈浓。

“不行，我们不能在这儿停留，得赶快往前走……”罗新民仿佛意识到危险似的，不由分说地拽着梅志雄。

“噢，上哪儿去嘛！”梅志雄无可奈何地挣扎而起。

“咱们得找个地方过夜，这一晚上总不能在露天底下呆着，否则会冻死的！”

“真是异想天开，这个鬼地方哪里有过夜的地方……”梅志雄嘴里仍然嘟囔着。

他们继续默默地向前走去，像无头苍蝇那样地乱撞。大约走了十来分钟，或者更长一些时间，走在前面的“黑旋风”突然狺狺地吠叫起来。

他们俩的头发，顿时都竖立起来，一颗紧张到了极点的心，几乎跳出了喉咙。

梅志雄一怔，接着惊叫起来。

“瞧，灯光！”他指着前面模模糊糊的远方，大声喊道。

罗新民踮起脚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隐隐约约地看见前方有一线亮光，像萤火虫似地跳动，忽闪忽闪。

“奇怪，难道这儿还有人家？”梅志雄忽然多了个心眼，疑惑地喃喃自语。

罗新民的心里当然十分明白，这块方圆几十里的沼地，在

暴雨成灾的夏季是一片水汪汪的泥潭，除了那些在草窝里栖息的水鸟，人畜没有敢于贸然涉足的。只有在冬季，大地封冻，水流干涸的时候，这儿才可以出入。只不过由于政府明文规定，自然保护区禁止狩猎，这里才很少有人问津。当然，罗新民从一开始决定深入沼地，脑子里就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，这灯光会不会是……

“对了，”罗新民突然拍了一下巴掌，兴奋地说：“没错，准是那个管理员的房子……”

“管理员？哪个管理员？”梅志雄忙问。

“你忘啦？报上不是说这个自然保护区要招聘一名管理员吗？八成是管理员的房子……”

“这下可好了，说不定那儿有电话，我们马上可以和局里取得联系……”梅志雄受到感染，脚痛也忘记了。

灯光越来越亮，也越发清晰可辨了。前面不远隐约是一片黑森森的林子，在灯光的反衬下，可以瞥见一幢房舍的屋顶，像一个很陡的斜面从树梢上露出一角。

罗新民这时反倒踌躇起来。当他的眼前奇迹般的出现一幢孤零零的木屋时，他蓦地感到一种潜伏的危险。他自己也说不上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，在这一刹那间，公路上的尸体，那个来历不明的盗车人和可疑的脚印，一下子涌到他的眼前。他本能地预感到，在他周围，也许就在这幢神秘的木屋里，说不定有人在窥视他们的行动。

这幢木屋实在简陋极了，乍一看酷似伐木工人在森林里搭的临时工棚，只不过稍高一些，上面有一层不大的阁楼。也

许是为了防潮，地基垫得很高，门前有一道水泥砌成的台阶。这幢木屋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，沼地经年不断的潮气水雾，使它的躯体爬满斑驳的苔藓和地衣，像疮痍似的丑陋难看；常年累月的日晒雨淋，毁坏了它的门窗房顶，那种摇摇欲坠的可怜样子，仿佛一阵大风就会刮倒似的。不过，它和周围荒凉的沼地，倒是协调和谐，仿佛是一座远古时代留下的遗物。

罗新民和走上台阶的梅志雄打了个照面，正待扣门求宿，蓦地，他一眼发现房门虚掩，门缝射出一线光亮。“奇怪，这样深更半夜，木屋的主人，为何还通夜亮着电灯，连大门也不关牢？”罗新民的脑子闪电似地转过这个念头，刚伸出去的手赶紧又缩了回来。

他和梅志雄对视了一眼，接着又机警地打量了周围。

他猛然用力一推，“匡啷”一声，房门撞在墙上，发出沉闷的巨响。木屋的大门敞开了。在这一瞬间，仿佛有什么魔法似的，他俩突然呆若木鸡，睁得大大的眼睛似乎变成了四个拉得长长的惊叹号。

木屋里的陈设使他们怔住了。

但这决不是幻觉或者梦境，他们眼前是比现代化旅馆的高级客房毫不逊色的房间，说得准确一点，这是一间极其舒适的住室，只不过外面罩着一个丑陋不堪的外壳罢了。室内的陈设是清一色的钢化轻质泡沫塑料制品，色调柔和，式样新颖。横在室内一角的桔黄色大写字台，绿色的座灯仍然散射出柔和的灯光，仿佛木屋的主人不久前还在灯下工作。占据房间另

一半空间的，是四张围成椭圆形的轻便沙发，长方形的茶几上，烟灰碟里凌乱地丢下几根抽了半截的烟蒂。靠墙矗立的一排玻璃柜，一半堆满琳琅满目的外文书籍，另一半却是别开生面的动物标本，有南极的企鹅，尼罗河三角洲的鳄鱼，各种叫不出名目的羽毛艳丽的鸟类，甚至还有一只栩栩如生的非洲豹……

罗新民和梅志雄呆呆地站在门前，如同两个乞丐不敢贸然踏进富丽堂皇的王宫似的，默默地凝视了几分钟。只有“黑旋风”毫不理会这一套，头一个冲进房内，直奔存放标本的玻璃柜，大概这条警犬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多的同类，惊恐，兴奋，使它失去了理智。它忽而张牙舞爪，时而大声咆哮，忙个不亦乐乎……

看起来木屋里空无一人，罗新民和梅志雄的心情稍稍有所放松，他们满腹狐疑地踏上脚下的漂亮地毯，也顾不上满脚的污泥了。

“你在这儿检查，我上阁楼去看看。”罗新民仍然不放心地提着激光手枪，向梅志雄吩咐道。

木屋用塑料板隔成前后两部分，后面是一间很小的厨房和同样很小的储藏室。罗新民穿过一道门，径直奔向后面。他检查了厨房，接着又走进储藏室。只见靠墙立着一具铝质的轻便楼梯，他拾级而上，三步两步便登上了阁楼。

原来这是主人的卧室，开间不大，伸手就可以触着屋顶。一张轻便的弹簧床，一只床头柜和几口皮箱，几乎占据了大部分面积。靠窗摆着一张轻巧的小桌，桌上的吊灯仍然通明，大概

木屋主人晚上就在阁楼上工作。

罗新民低着头走到窗前，这是阁楼唯一的一扇窗户，他推窗探头张望，原来窗外便是一片稠密的树林，再远些，灰蒙蒙的沼地雾气腾腾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恍然大悟，他们在沼地上见到的灯光便是从这里射出的，怪不得老远就可以看见。

他在阁楼上检查了一番，没有发现什么线索，又蹬蹬地下到储藏室。正在这时，外屋传来梅志雄的一声怪叫，罗新民闻声一惊，急忙跑了过去。

当罗新民一眼发现梅志雄喜形于色地站在写字台前，手里攥着一张纸片时，不由地问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瞧，主人给我们写了一封信。”

“信？”罗新民劈手夺过那张纸片。“在哪儿发现的？”

“就在写字台上，压在玻璃板下面……”

信是用打字机打在薄薄的打字纸上的，全文如下：

二位不相识的朋友：

我极为欢迎大驾光临，不巧我有一件极紧迫的事情不能耽误，恕我不能奉陪。

蜗庐简陋，聊避风寒。电冰箱内备有菜饌酒食，请随意取用。阁楼有床，恭请下榻。

二位若能稍候数日，待我了结一桩公案即返，届时定以详情禀告。

晚安

赵榕

即日

这封信来得太突然，也太离奇了。两个民警面面相觑，一时竟有点手足无措了。

“赵榕无疑是木屋的主人，也是沼地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员了。”梅志雄道。

罗新民首肯地点点头，“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？他在深更半夜究竟去办什么急事？写这封信的用意何在？他所指的公案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不是故意设下的圈套？……”罗新民连珠炮似地向梅志雄问道。

梅志雄眨眨眼睛，困惑地望着脸色兴奋的罗新民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屋子里沉默下来。罗新民一会儿停立在陈列着动物标本的玻璃柜前，拉开玻璃门，仔细辨别标本上的题签，大声朗读上面的拉丁文学名；一会儿俯下身子，用手指头从烟灰碟里夹起一枚烟蒂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他的手帕里；过了片刻，他轻轻踮着足尖，漫不经心地欣赏着墙上悬挂的一幅《秋江夜钓图》的宋人山水画。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态，倒把梅志雄弄胡涂了。

“看起来这位管理员倒是满有学问的……”罗新民笑着对梅志雄说。

“亏你还有闲情逸致欣赏画儿，快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。”梅志雄倒在沙发上，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罗新民笑笑，故意逗他道：“何必着急，主人不是盛情邀请我们在这儿住上几天，还特意预备了丰盛的饭菜，我们何乐而不为？”

“你得了吧！”梅志雄顶了他一句，“你瞧，现在都快十一点

了……”他把手腕上的表伸到罗新民面前。

果然不差，时间已经无声无息地过了四个多小时，从出发到现在他们可以说一无所获，而且还把一辆警车弄丢了，连同一具尸体，这在罗新民的侦察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头一次。想到这儿，罗新民确实有些急了。他连忙坐下来和梅志雄磋商下一步的行动……

黑旋风不知到哪里转悠了半天，这时突然从里间跳出，它兴奋地狺狺直叫，一口叼住罗新民大衣的下摆，要它的主人跟着它走。

罗新民和梅志雄马上站起来，尾随警犬钻进门道。黑旋风用鼻子把贴墙的木板门轻轻拱开，几乎同时，他俩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：

“电话！”

原来电话藏在穿堂门的背后，恰巧被房门拦住。他们在忙乱中居然忘记检查这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。

他俩喜出望外，罗新民当即拨通了公安局值班室，通知马上派车来接他俩，但是那个值班的女警察却笑嘻嘻地告诉他们一个意外的消息，那辆被窃的BK—37型警车早在两个小时以前就自动回来了，停在公安局的院墙外面。

“什么，你别是说梦话吧？”罗新民的脸色陡变，说道。

对方咯咯地笑得更欢了。“错不了，我的侦察科长。你们的摄影机还在里边呢。”

“别笑了！”罗新民被激怒了，问道：“有没有一具尸体，男人的尸体？”

值班的女警察显然吓坏了，她收敛笑容，嗫嚅道：“不，不，没有看见什么尸体……”

罗新民的手“啪”地撂下话筒，他发现梅志雄的脸色也苍白了。

意外，这一个晚上发生了多少意外啊！

(三)

第二天清晨七点多钟，在人声熙攘的人行道上，有两个行人匆忙地走着。走在前面的那个人，约模五十岁光景，他举止文雅，戴一顶水獭皮帽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宽边水晶镜，他那一身考究的西服和呢大衣，以及提在手里的鳄鱼皮包，使过路的行人忍不住投来敬慕的眼光。也许是他不太愿意招惹无谓的寒暄，一个大口罩把大半个脸庞遮住，只露出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。

走在后面的那个人穿戴却极为寒酸，一件油污的蓝咔叽工作服，脖子上缠了一圈廉价围巾，蓬松的脑袋上斜扣着一顶揉皱的鸭舌帽。看模样，是个靠力气赚饭吃的老工人。

他们若即若离地走着，前后脚趑进供应早点的西餐馆，餐馆对面，隔着一马路，正对着本市设备最好的一家大医院。不少医生护士上班之前在这里用餐，十几张桌子几乎座无虚席。

当那个老学者模样的人推门而入时，一个女服务员迎上前问：“老同志，您想吃点什么？”